

華亭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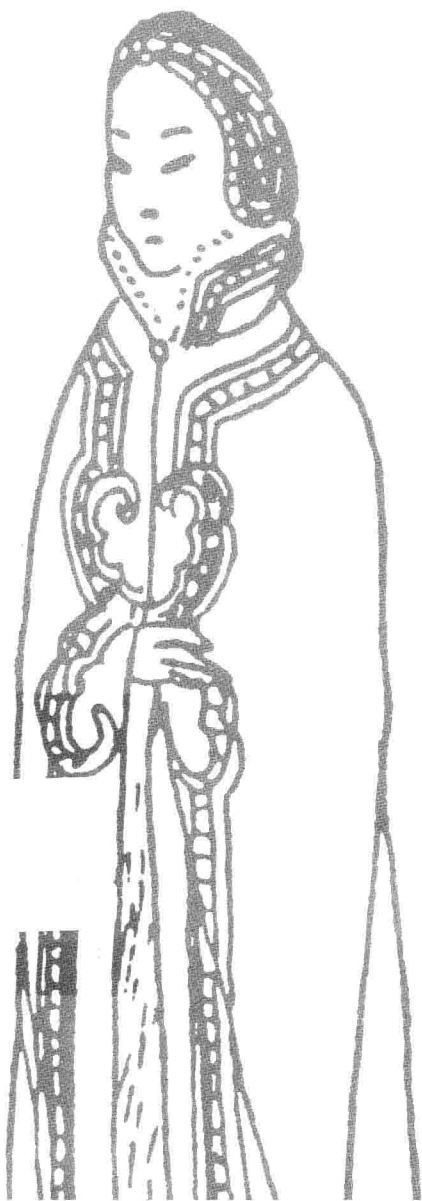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俠女傳奇



中國俠女傳奇

中國掌故叢書 30

華亭／著

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價130元

中國掌故叢書 30

中國俠女傳奇

作者 / 華亭

發行人 / 楊炳南

責任編輯 / 吳淑君、張慧茵

出版者 /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/ 110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80號 2 樓之 3
(和平西路・牯嶺街口・金鼎鴻福大廈)

電話 / (02) 367-1122 (代表號)

傳真 / (02) 367-7667

郵撥帳號 / 0583759-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營業時間 / 早上8:30至下午5:30 (大量購買請先來電)

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

登記號 / 局版台業字第2855號

印刷所 /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頁數 / 272頁 (70磅)

初版 / 中華民國82年 3 月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本書由中州中籍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台灣及香港地區出版發行

ISBN 957-686-053-9

內容簡介

本書以歷史時代爲先後順序，選取不同時代的傑出女俠作爲特殊視角，展開廣闊的歷史畫面：聶政輕生死，熱血酬知己；聶隱娘、紅線女武藝超凡，膽略過人，殺人如探囊取物，千里盜寶似鄰舍串門；謝小娥、申屠希光是復仇女神的化身，爲報仇雪恨，一個設計力殺五命，計計出奇。一個忍辱負重，女扮男裝，數十年如一日，聞之讓人擊節讚嘆。呂四娘以濃郁的傳奇色彩爲世人所熟知，身世撲朔迷離，行爲神秘莫測，挺而走險，刺殺雍正，驚險曲折，大開大合，讀來讓人魂悸魄動，恍惚有慷慨激昂之感；秋瑾由貴婦人而女俠客，而革命家，閱盡人間滄桑，其肝膽之忠烈，足讓七尺男兒自嘆不如。

《目 錄》

中國俠女傳奇

撫屍慟哭	千古女俠——聶婆小傳	1
一、不速之客		1
二、姐弟惜別		6
三、千里尋蹤		12
四、魂追英烈		15
半夜攜盒歸	千古懷姻質——紅線巧安潞州	22

俠肝義膽聶隱娘——聶隱娘傳奇.....45

一、朱門奇事.....45

二、學藝深山.....48

三、締結良緣.....54

四、俠肝義膽.....57

五、衛護忠良.....61

六、道是無情.....65

俠女智雪兩代冤——謝小娥傳奇.....69

一、智鬥邪惡結良緣.....69

二、解幽夢冤仇有主.....76

三、暗查訪臥底仇家.....81

四、施巧計手刃仇敵.....86

五、雪冤情飄然絕世	89
-----------	----

俠烈夫人大報仇——申屠希光傳	95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聯句顯奇才	95
---------	----

二、虔婆施詭計	102
---------	-----

三、嬌妻苦相勸	107
---------	-----

四、無辜遭誣詔	114
---------	-----

五、忍辱施巧計	120
---------	-----

國難家仇恨難消——俠女呂四娘復仇記	13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呂家獨苗	131
--------	-----

二、立志復仇	135
--------	-----

三、峨嵋學藝	140
--------	-----

四、初入虎穴	148
五、再上峨嵋	156
六、誅殺叛徒	164
七、雍正伏誅	172
鑒湖一女俠 大名垂宇宙——秋瑾傳略	182
一、衝決羅網赴東洋	182
二、閨人負戈挽頽波	201
三、西子湖頭有我師	221
四、願死一洗女界羞	240
五、鑒湖女俠遺風在	253

撫屍慟哭 千古女俠

——聶婆小傳

一、不速之客

故事發生在公元前三七一年，齊國軹邑一個名叫深井里的村子裏。

這是一個冬天的夜晚，小村莊浸泡在濃墨般的黑暗裏。吃過晚飯的莊戶人，早早地睡了，村子裏現出死一般的沉寂。這時，從村外走來一個人，他從容地走到村子西北角一個小院前，輕輕推開柴門，側著身子進了院子。這是三間半舊的草房，屋裏已熄了燈，他傾耳在門前聽了一會兒，毅然地敲了幾下房門，很快，便聽到裏面傳出一個男子低沉的聲音：

「誰？」

「是朋友！」

屋子裏傳出噁噁嗦嗦的聲音，蠟燭也倏地亮了。

「既然是朋友，就請進吧！」

仍是那低沉的男人的聲音，不過，這聲音是從身後傳來的，客人驚訝地一回頭，見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站在身後，正把一件青光閃閃的東西悄悄插進鞘裏。他是從哪裏出來的？客人正琢磨，忽聽「呀」的一聲，面前兩扇沉重的門打開了。

屋子一明兩暗，明間空蕩蕩的，一張笨重的大木桌放在中央，桌上，一支粗大的牛油蠟燭吐著濃煙。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土壁上，參差不齊地掛著十幾把長劍、短刀和屠宰用具。借著渾黃的燭光，我們可以看清來客是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他修長的身軀顯得瀟灑不羈，黝黑的橢圓臉，一雙烏溜溜的丹鳳眼睿智而深邃，挺秀的髮髻，三絡美髯，既有書生的優雅又有武士的豁朗。而那位主人頂多十八九歲，可以說是個未成人的娃娃。他中等身材，雙肩略寬，周身肌肉突起，在那棕黑的皮膚上刺滿了魚、龍和各種怪獸的花紋。他有一顆略大的近乎長方形的腦袋，生了些捲鬚濃濃密密湛黑髮。兩條平平的濃密眉毛下面，眯著一雙細細的小眼睛，流露出習慣一切、看透一切的極冷漠的神色。

「請問，您是聶政先生嗎？」客人謙恭地問。

「嗯。請問您是……」

「在下嚴仲子，特來求見聶政兄！」客人說著，鼻子一酸，眼圈潮濕了。

當聽到「嚴仲子」三個字時，聶政的眉頭動了一下，他早就聽說過嚴仲子的大名，知道他是韓國君主的大臣，是連橫派中主張抗秦的中堅人物，私下裏欽佩得很，然而他沒想到，這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會在夜半深更來到一個屠戶的陋舍，他正想打問原因，卻見嚴仲子把隨帶的一個包裹放在桌上，「撲通」一聲跪在聶政面前，說道：「請聶政兄救救我們韓國，救救韓國的黎民百姓！」說著，竟哽咽著哭起來，肩膀一抖一抖。

「先生有何事要我幫忙，不妨起來慢慢的說，只要聶政能做到的，萬不會推辭！」聶政冷冷地說著，扶起嚴仲子，並向裏間喚道：「姐姐，給我們備點酒飯。」

裏間有人應了一聲，不大一會兒便走出個秀氣的姑娘。她的容貌和聶政有些相仿，只是那眼睛要秀長嫵媚一些，神情也不像弟弟那樣冷漠陰鬱，這是個愛說、愛笑、性情爽朗愉快、感情容易激發、身體纖細有力而又富於彈性的姑娘。她俐落地端來一大塊牛肉，又把一壺酒和兩隻粗碗放在桌上，閃身又進了裏間。

聶政把壺裏酒「咕嘟咕嘟」倒在兩個碗裏，順手從牆上摘下兩把小巧的匕首，遞一把給嚴仲子，割了一塊牛肉，獨自吃著。

嚴仲子半碗酒落肚，眼睛又有些潮濕，他顧不得聶政的冷漠，自顧滔滔地訴說起自己的心事。

原來，嚴仲子和當今韓國丞相俠累同為韓哀侯的家臣，是韓哀侯的左膀右臂。那時，晉國的大權操在韓、趙、魏三家手裏，晉國的公室微乎其微。嚴仲子主張三家不要分晉，應該協力維護晉國的地位聲譽，即使晉君不夠英明，我們可以恢復古代的選賢制度，選出賢者能者來代替晉君。三家一旦分裂，便不足抵抗西方的強敵秦國，和北方的異族犬夷。然而俠累極力煽動哀侯和趙魏兩家，實行三家分晉。晉國分裂後，他又慫恿韓哀侯與趙魏兩家不睦，時常鬧內訌。面臨危險局面，嚴仲子覺得，不除掉俠累，韓國就沒有寧日。一次，兩人又發生了爭吵，嚴仲子氣憤不過，拔劍向俠累刺去，可惜被人拉住，沒有刺中。從此，嚴仲子得罪了韓侯，又怕俠累謀害，便逃回老家濮陽隱居起來，但他除掉俠累的念頭一刻也沒停止。在流亡期間，他結交了許多豪俠之士，想從中選出為己為國報仇之人，但俠累勇猛過人，有搏虎之力，且詭計多端，他的朋友中還沒有人能對付得了這個大奸賊，於是他又開始尋訪，

終於，他知道了聶政的大名，知道他武藝高超，嫉惡如仇，而且講究信義。透過幾次暗地裏觀察，他終於認定，這是一個合適的人選，於是便有了這次深夜來訪。

嚴仲子滔滔不絕地講訴著，聶政旁若無人地往肚裏灌酒，大口地吃肉，那張面孔猶如一塊冬天的石頭。待到嚴仲子說完，他才冷冷地說：「仲子先生，我之所以降志辱身做一名屠夫，皆因為有老母需要贍養，有老母在，聶政不敢以身相許。」說罷，一仰脖，把碗裏酒全灌進肚裏。

仲子見聶政不再說話，眼睛微眯，一副似睡非睡的樣子，他沉吟片刻，拿過包裹，雙手舉到聶政面前，說：「今天結交子政兄，實是我一生最大幸事，這百鎰黃金，作為仲子供給老母的一點生活費用，望兄笑納。」

「仲子先生，聶政作為一個屠夫，還可以掙點報酬，奉養老母。母親的供養不缺，不敢接受先生的賜與。」

聶政緩緩站起，擺出一副送客的架勢。

二、姐弟惜別

轉眼間三年過去了。又一個春天悄然來臨。

黃昏，太陽落了，暮色還不顯得幽暗，深井里郊外的一帶土崗上，幾株白楊樹稀稀拉拉站立著，梢頭已抹上輕紗般朦朧的鵝黃淡綠，一群歸巢的老鴉在翻飛聒叫。白楊樹下面，是村裏人的墓地，鰻頭般的墳塚上生滿茸茸春草。田野裏早沒了人影，遠處的村莊也現出一派沉沉死氣。這時，從村裏走出兩個青年人，女的拿一束燦然開放的春桃，男的佩一柄長劍，背一個包裹，默默地朝墓地走來。我們認得，這正是聶嫫和聶政姐弟二人。

三年前那個冬天的夜晚，嚴仲子來深井里不久，久病在床的聶母便拋下姐弟二人溘然長辭了。姐弟葬埋了母親，默默地守了三年孝，現在守孝期滿，聶政要告別姐姐，去實踐他向嚴仲子的承諾。

姐姐在前面默默地走，弟弟在後面默默地隨，二人都沒有言語。作為姐姐，聶嫫對自己的弟弟太瞭解了。在他們很小的時候，父親從軍打仗，被秦國人殺死了，母親又臥病在床，

生活的擔子就落在這小姐弟肩上。他們一起挖野菜，拾莊稼，一起沿街乞討度日，一起咀嚼生活的甜酸苦辣。生活的磨練，鑄就了弟弟豪俠任氣的性格，也鑄就了姐姐的剛烈豪放。有一件事是姐姐很難忘記的。那是五年前，他們一家還在魏國的某個小城居住，弟弟在給一家大戶幹活時結識了一位朋友，並把這位朋友向主人作了推荐。這位朋友挺能奉承主人，不到一年，就當上了管家，反倒攆掇主人把聶政轟了出去。聶政氣憤不過，在一天夜裏，他和姐姐一塊兒潛進主人大院，姐姐把風，弟弟撬開管家的房門，把那個忘恩負義的傢伙給殺了。然後攜帶母親，連夜逃出魏國，來到齊國軹邑，在這個村子裏安頓下來。那年他才十五歲。

從那件事之後，姐姐認定，弟弟此生定能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。她為有這樣的弟弟感到自豪。在她人生的暗夜裏，弟弟就是她的明燈，時常在她的憧憬中輝耀出七彩的光暈。

三年前那個冬夜，嚴仲子來訪的一幕，她一絲不漏全看在眼里，她為弟弟有這樣一個顯身手的機會而慶幸、而振奮。但是她又清楚地意識到，那將意味著什麼！她多麼害怕失去親愛的弟弟啊，那是她頭上的天，她的光明！這些日子，她默默注視著弟弟的一言一行，弟弟更不愛說話了，除了繼續幹他的屠狗營生之外，便是不分晝夜地磨練劍光。她知道，弟弟的決心了，弟弟決定了一件事兒，九頭牛也拉不回的。這時她又多麼傷心，傷心自己不是個男

兒，不能代替弟弟去實現對朋友的承諾。

走在後面的聶政，心情何嘗不是沉甸甸的。這個青年武士，由於生活的不幸，過早地嘗盡了人間的苦辣酸辛，卑微的身世與他人的凌辱在他心裏播下的是仇恨和反抗的種子。爲了反抗人間的種種不平，很小的時候，他就懂得了拳頭和刀劍的力量，多少次揮拳拚打，多少次仗劍廝殺，失意、痛苦，勝利、歡欣，淬勵著他石頭般的性格。他結交過俠士高人，也結交過地痞惡少，他爲下等人解除過危困，也曾被富人誘騙充當過打手。但是在這塵世的濁流漩渦中他沒有墮落，而是一步步由幼稚走向了成熟，並逐漸把剷除人間暴政作爲自己的終身使命。這其中的原因，皆因爲他的姐姐。打從記事起，姐姐就是他生命中的一束陽光、一縷春風，是他旅途中一顆吉祥的星，帶給他平安和護佑。在這漠漠塵世中是她分享他的歡欣，是她撫慰他心中的傷痕，是她使他懂得了善良、正義、剛強、勇敢。他不敢想像，如果沒有姐姐陪伴他，他的生命會多麼地枯燥和乏味。他感到，姐姐對他的恩情是無法報答的。他想到死，想到用自己光芒四射的死，來報答姐姐的恩遇。然而，自己倘若死了，姐姐又會多麼悲傷痛苦啊！因此，這些天，他的心情是很矛盾的。預感告訴他：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，眼前確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母親去世，再無後顧之憂，除掉親秦的奸賊，又報了父親大仇，

想到此，他就感到自己年輕的血液在周身奔湧歡跳。

墓地到了，聶婆把桃枝分爲兩束，放在墓碑兩旁；聶政把籃裏的供品擺好，抽劍砍白楊一枝，在墓的周圍打掃。打掃畢，姐弟二人在墓前跪下，深深地拜了三拜，他們想起母親生前受的苦難，想起今宵姐弟就要分別，都不禁流下了眼淚。

這時，黯藍的夜色已經降臨，東方的天空徐徐吐出一輪白色的圓月，飛鴉歸巢了，田野裏寂寥而清靜，彷彿有一種哀婉的聲音在層層月色中顫抖。這時，聶政取出隨身攜帶的洞簫，柔和地向姐姐說：「姐姐，母親在世的時候，喜歡聽我吹簫，自母親去世，我已三年不吹簫了，今晚我想在母親墓前吹弄一會兒，權當向母親告別。」

「二弟，你吹吧！我也想唱一支歌兒給母親聽，也算是爲你送行。」聶婆說道。

一縷淒惋柔和的簫音，像汨汨流水在萬籟無聲的春夜響起，這簫聲時而哀涼時而悲壯，如赤子在訴說時事的不平和壓抑不住的雄心。聶政靠在母親墓前，面向東方的圓月嫺熟地吹弄，他不時回過頭來，看一眼心愛的姐姐，他那細細的眼睛裏閃射出柔和的光輝，線條分明的臉龐顯出一種靜穆的俊美。聶婆依偎在弟弟身旁，目不轉睛地看著弟弟，看著弟弟那微瞇的眼睛，那挺直的鼻樑，以及那闊大的耳輪，那耳珠上垂掛的細大的銅環，一股悲壯的感情